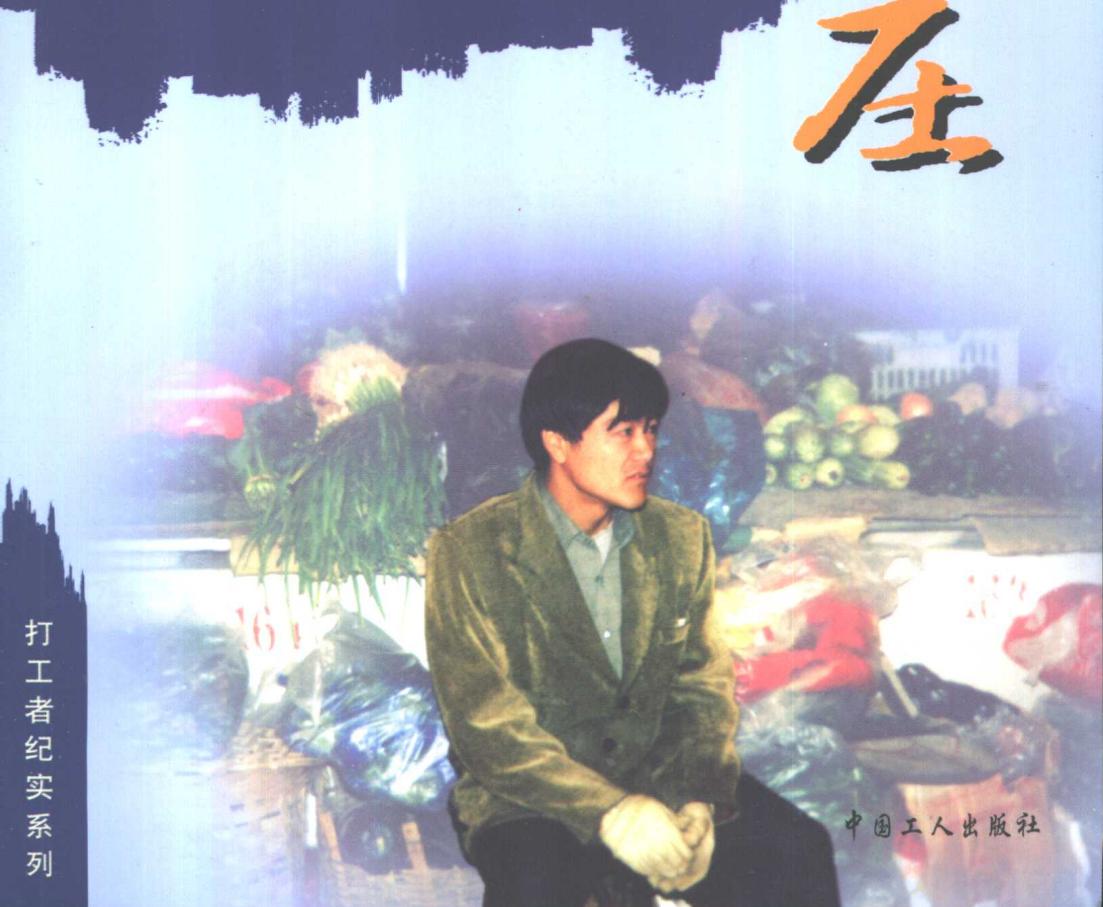


夏红著

# 机帆到都市里的村庄



打工者纪实系列

# 搬到都市里的村庄

夏红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搬到都市里的村庄/夏红著. - 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2.2

(打工者纪实系列)

ISBN 7-5008-2721-0

I . 搬… II . 夏… III . 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4562 号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 62005038 (传真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

版 次: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220 千

印 张: 9.75

印 数: 001—8000 册

定 价: 18.00 元

书 号: ISBN 7-5008-2721-0/I·776

NBA741/06



## 在路上

——出版者的话

也许我们应该首先给“打工”做一个界定：异地他乡，在一座没有当地“户口”的城市中，依靠自己的智力或体力付出劳动换取生活费用。这些界定文字有些蹩脚，但我们至少可以用这样狭义的解释，在茫茫人海中将“打工者”这一特定人群分离出来。于是我们看到，从山区，从平原，甚至从学校，从不知哪个边边角角的地方，涌来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，涌入某一座城市的某一些角落，开始了生疏而艰涩的生活。他们就是今天的“打工者”。

是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吗？是在凌厉的寒风里飘来荡去的“蜘蛛人”吗？是等待客人修理雨伞的姑娘盼望风来雨来，是菜市场里西装革履的卖菜汉子在论斤论两？仲夏的夕阳在水泥森林后面落下去了，一个小伙子忧郁地望着过早降临的暮色，躁动不安的诗的灵魂渐渐沉睡。农历腊月，车站码头，那满目皆是的滚滚人流……

打工，是这些离乡背井的人的一种生活状态，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段里程。如果生命是一条河，那么，“打工”这个河段的水流必定汹涌澎湃。汹涌澎湃的水流，承载着的是打工者的欢乐和劳苦，是期望、奋斗和追求。今天，对他们的昨天是陌生的；明天，他们或许会毅然决然地抛舍已经熟悉了的今天，再一次启程，走向新的陌生。健康的肉体和鲜活的灵魂，在城市的夹缝里艰难地跃动不已。这已经不单



单是生活状态，而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命状态。城市因此而更加生生不息，他们会从稚嫩走向成熟。水流也许不再清澈，但生命会更加坚韧和刚强。

这是一条充满希望的路，无数年轻的男男女女走在这条路上。有歌声，有荆棘，有鲜花，有泪水。有起码的生存欲望，有远远超越生存欲望的更高追求。

每时每刻，城市里到处都在演绎着本书中的动人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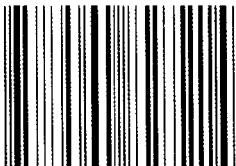
刘延庆

2002 年元月

在都市的丛林里穿梭  
绿油油的果实是他们不变的宗教  
背负沉重，他们从不掉泪  
让他们落泪的  
是城里人鄙夷的目光

.....

ISBN 7-5008-2721-0



9 787500 827214 >

ISBN 7-5008-2721-0/I · 776 定价：18.00元

选题策划 王晓龙  
责任编辑 吕厚艳  
装帧设计 佟昭丽



## 目 录

### 1 / 和平里的“蓟县老李”

1

因为生活困难，不得不放弃大学梦的李永顺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成了和平里蔬菜市场上一个小有名气的菜贩，也就有了这个打工故事。

### 39 / 二小在北京

2

吃“白面馍”的梦想引领着二小来到北京，到北京后，他发现爸爸说的没错，这里人人都吃“白面馍”，只是需要自己挣钱去买……

### 73 / 马文成：遭遇“菜霸”

3

那是一篇字数不长的新闻稿，标题叫做《京城警方守护农贸市场》，马文成将报纸拿给栓柱看，栓柱看完，咧着大嘴笑了，说：“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！”……

### 103 / 葛勇：走过四季

4

你目光的琴弦沉默/是在要求圣洁的和声？/你柔发的波浪闪烁/是在思念梳落的星星？……这是那位怀着美丽的梦闯荡北京的年轻诗人的爱情宣言。



## 目 录

### 5 张丽芬：打工之爱/156

两次高考都失败了，望着四面环山、一望无际的黄土坡，张丽芬决定去大都市里看看别人的生活，就这样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……

### 6 白东：别无选择/184

1999年春节刚过，陕西省榆林清涧县刘家村16岁的白东来到了北京，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……以流血的勇敢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困难，以永不放弃的努力改变着自己的命运：白东知道，自己别无选择！

### 7 菜贩何庆凭的京漂生涯/212

农民吃苦习惯了，吃苦他倒也不怕，再苦的时候他也没掉过一滴眼泪。让他流泪的是这里的人总是看不起他……

### 8 小郭的打工之路/233

凌晨一点，当大多数人早已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之中，就连酒吧这个都市精灵的喧闹也意兴阑珊，北京——这座钢筋水泥建造起来的丛林正要迎来她片刻的宁静的时候。小郭却已早早地起来收拾停当，开始了自己一天的生活……



## 目 录

255/菜鸟悲歌 9

“我知道我这一生都无法挽回了，我犯了一个无法原谅的错误……”这是一个漂泊北京的安徽小伙子的心灵独白。

281/罗笑：从菜贩到老板 10

他有一个座右铭：不做富翁，就做乞丐。很多人都说他太极端，说做不成富翁，做个平常人也挺好。他不这么认为，他宁愿在这两个极端中选择一个，也不愿意平平淡淡地度过自己的一生。



## 和平里的“蓟县老李”

因为生活困难，不得不放弃大学梦的李永顺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成了和平里蔬菜市场上一个小有名气的菜贩，也就有了这个打工故事。

在和平里蔬菜市场，天津蓟县的李永顺要算得上是位元老级的人物了。从市场还未完全成型的1986年初，他就已经在这里摆摊卖菜了。15年来，李永顺一直坚守在和平里市场，风里雨里地侍弄着他那个小菜摊。诚恳、讲信用，从来不在交易时缺斤短两、坑蒙顾客，是人们对他的致好评价。

因为市场里陆续进来了好几个姓李的，所以，大家对李永顺的称呼后来渐渐就变成了“蓟县老李”。市场里原先有一部公用电话，如果天津老家有人来电话找他，市场管理员就会通过扩音器大喊一嗓子：

“蓟县的老李，电话！”



1986年春节之前，李永顺曾经到北京批发过自家种的土豆和大葱。  
地点就在和平里蔬菜市场。



李永顺的家在天津蓟县别山乡马各庄村。1977年，李永顺高中毕业。那一年，正赶上全国恢复高校招生，李永顺就和班上的同学们一起热火朝天地开始复习，准备迎接考试。但成绩一公布，李永顺所在的别山乡中学，100多个应届考生，没有一个榜上有名的。李永顺对此很不服气，他特别想参加学校的复读，来年再考。

可家里不同意，因为生活困难，已经成了壮劳力的李永顺，不得不放弃他的大学梦，回家种地。

这也成了李永顺心中永久的痛。

李永顺家里有好几亩地，年年都种大葱和土豆，每年的



产量加起来足有 5000 多斤。这 5000 多斤的大葱和土豆，李永顺一家显然是吃不完的。

同村有个人经常往北京跑买卖，就跟李永顺建议说：“反正吃不完，干脆找辆车拉到北京卖了，也能挣几个活泛钱。”

李永顺觉得这是个好主意，就同意了。

1985 年冬天，李永顺第一次跑北京，跟着一辆三轮货车，车上装满了他们家的土豆和大葱，那次大约有 2000 多斤。

在和平里市场，2000 多斤货一个下午就全走光了。买主大多是一些二道贩子，他们几百斤几百斤地买走，再倒腾给那些零卖的小摊贩。

兜里揣着 500 来块钱，李永顺高高兴兴地回了蓟县。

第二年冬天，李永顺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又去了一趟北京，一天里卖掉了 4000 多斤土豆和大葱。

那一次，他挣了有 800 多块钱。

那一年的春节，他们一家过得都很舒心。

那时候，800 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。过一个丰富、快乐的春节，他们家连 200 块钱都没花掉。

不过，李永顺满心的欢喜并没有持续多久。第二次从北京回来的路上，那个怂恿并且陪着他一起去北京的村民说：“你别那么欢天喜地的，就像凭空捡了块大金砖。你才挣几个大子？告诉你吧，真正赚钱的不是你这种种菜的，而是那些二道贩子，还有那些摆个小摊的卖菜的——别看人就那么一个小摊，怎么看怎么不起眼，可人家哪天不轻轻松松地挣个三十、五十？所以呀，照我说，一年到头伺弄那几亩菜地，累得跟头驴似的，到了也挣不了大钱发不了大财。”

那村民说完上面这段话，又告诉李永顺，说自己想春节



过后去北京，就专门在和平里卖菜。

“怎么样？跟我一块儿干吧？你尽管放心，保证你将来不后悔！”

李永顺当时没有搭腔。

他想这可是件大事情，怎么也得跟妻子商量商量以后再说。

春节期间，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，李永顺也就没有跟妻子提去北京的事。可春节一过，那个村民的话便一遍一遍地在他的耳畔响起来。

去还是不去？

如果去北京，能不能挣到钱另说，要是再出点啥事，在人生地不熟、啥关系都没有的北京城里，谁会来帮自己一把呢？要是留在老家，有房有地，老婆儿子热炕头的，不也照样过得挺好？

可最后他还是打定主意去北京，原因是他想起了小时候爷爷对他说过的一句话：

树挪死人挪活！老辈人的话没错！

说完这句话，爷爷还补充了一句：“一个老爷们，总是赖在媳妇的被窝里，没出息。”

那时，爷爷已经过世很多年了，可想起爷爷的话，李永顺还是感到身上热热的。

于是就打定主意去北京。

管他呢！自己都三十的人了，还从来没到外面去闯荡过，这次去北京，弄到钱了，当然是好事；如果到头两手空空地回来，那也没什么，就全当到外面去见见世面开开眼，也不枉了到这人世上走一遭。

他这样想。



自己定了主意，可媳妇那边还是要知会一声的。

李永顺的爱人叫张秀萍，比李永顺小两岁，他们是1981年结的婚。张秀萍没读过多少书，可人长得漂亮，是三里八村都数得上号的美人儿。等把张秀萍娶回家，李永顺发现，自己的媳妇不仅人长得漂亮，心眼儿也好，加上勤快、贤惠，通情达理，在村上，人们提起李家的媳妇儿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。

所以，李永顺对爱人张秀萍是一百个满意，两口子的感情也一直很好。

正因为感情好，也因为张秀萍为自己生的儿子才四岁多一点，李永顺在跟爱人提这件事之前，总是担心张秀萍不同意自己出去闯荡。

## 二

1986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，李永顺与爱人张秀萍进行了一次长谈：

“你定了？”

“定了！”

“不怕将来后悔？”

“既定了就不后悔。”

“城里人心眼多，你别总那么傻实诚，被人家卖了还替人收钱呢！”

“不会的，城里人也是人，谁比谁傻多少？再说了，我老老实实做生意，不坑不蒙不骗，别人也犯不着来算计我！”

“你走了，这家里怎么办？我跟儿子怎么办？”

“咱蓟县到北京也就百十来公里，近得很，我有时间就回来一趟。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

“这么些年你都没离开过家，这一次出去，你会想我们娘俩儿吗？”

“想，怎么不想？自己个儿的媳妇，自己个儿的儿子，能不想吗？……”

“那我明天就为你准备几件衣服。现在天还冷，你要当心，别冻感冒了。一个人在外面，要是生了病又没个人照顾，多可怜！”

“我知道，我一定多注意身体，争取不生病不感冒，免得我媳妇在家里担心。”

……

### 三

李永顺与同村的那个村民是骑自行车到北京的。

从蓟县到北京的大北窑是 120 公里，大北窑到和平里是 10 公里。所以，认真算起来，那一次李永顺到北京整整骑了 130 公里地。

他们是早上从蓟县出发的，到和平里时，已是中午 12 点了，两人在和平里市场边上一家路边小吃店各要了一碗羊肉面。

刚吃完面条，满满一拖拉机的大葱和粉条也从蓟县拉到了和平里。那是他们临走前从村里收的货。

直到今天，李永顺还常常会感慨万千地提起十几年前，说那时候的菜简直太好卖了，顾客来买菜，总是不挑不拣，拿起一捆，上完秤交了钱，拍拍屁股就走人，好像那菜是白给的似的。

——那一次，当他们卸下货，在地上铺一块大塑料布当做简易摊床后，生意随之就开始了。顾客当中，既有附近居



民，也有二道贩子。多的几百斤买，少的也是十斤、二十斤的。下午一点钟左右开卖，到傍晚时分，那一车大葱和粉条，差不多就卖完了。

那时，大葱、粉条的利润非常小，一斤也就能赚个四五分钱。一车货卖完，除去成本，包括运费，纯利润也就百十来块钱。

不过，这百十来块钱可是不到一天的时间里挣的。而且，一天百十来块，一个月 30 天就是三千多，一年 365 天就是三四万。即使两人均分，每人也能挣得个两万来块。

1986 年前后，万元户颇类似于今天的大熊猫，稀罕得很，金贵得很。

显然，李永顺和那位同村的村民都已经飞快地算清楚了这笔账，因此他们彼此对视了一眼，然后，就龇牙乐了！

#### 四

1986 年，和平里农贸市场还只是一个雏形，没有规范化的管理，摊商也没有固定的摊床，比如一个摊位，谁先占，就是谁的。每个摊位一天只需要交 1 元钱的税费。就是这么点钱，许多小贩都不想交，远远一看穿制服的来了，用塑料布卷起地上的黄瓜、西红柿、小白菜什么的，赶紧跑。对这些个同行，李永顺特别瞧不起。该交的税费他从来不逃。每天，只要占到了一个摊位，收费的来了，该多少就多少，从来不像别人总是哭丧着脸说自己一天没开张，交不起什么的。时间久了，那些穿制服的对他就特别有好感。他此后连年被评为和平里市场“文明守法经商户”，大约就与此有关。

每天凌晨 4 点来钟的样子，李永顺就得起来，去东郊的



水碓子蔬菜批发市场上货。其时，大钟寺果品蔬菜批发市场还没有出现，水碓子市场一直都是北京名声很响、规模很大的蔬菜批发市场之一。

北京的春天虽然很短，但凌晨的风仍像冬日一样寒冷。睡眼朦胧地从床上起来，李永顺用冷水洗了把脸，然后，推出自行车，走出他租住的那个大杂院。

四周静得要命。

天上只有几颗星星，冷冷地悬着，动也不动；一钩弯月，斜斜地挂在半空。

李永顺跨上车之前，重重地打了一个哈欠。

“妈的，真困！”

他暗自嘟囔了一句。

往日，若是在蓟县老家，他肯定正搂着媳妇和儿子，睡得香甜呢！

李永顺不敢多想了，他怕自己想法太多，第二天就会忍不住往家里跑。

他一跨腿，上了那辆“永久”牌的加重自行车。

李永顺租住的房子，在北京黄寺外馆斜街的一座大杂院里，面积八九平米，正好可以摆两张床，他与那个同村的村民各占其一。不过，那个村民很少用得上那张床，因为他得不断地在蓟县和北京之间来回跑，跟车上货。他一般是早上六七点钟从蓟县城郊的一个农产品集贸市场上上了货，雇辆三轮或四轮手扶拖拉机拉着，跟着车往北京赶。到北京时一般是上午10点多钟。

“他也挺不容易的！”

想起了同伴，李永顺在心里嘀咕了一句。

脚上便加了一份力气。

自行车在路边零星街灯的映照下，跑得飞快。